

陳鋼

「玫瑰」與「蝴蝶」的見證

70年前，一首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隨着電影《天涯歌女》的上映，廣為世人所知，歌詞更被美國一位熱心聽眾譯成英文，榮登美國流行音樂榜；50年前，《梁祝》問世，日後成為中國音樂在世界音樂界的「名片」。7月底一場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的「陳鋼與陳歌辛父子音樂會」，跨越時空，鏈接了這兩個音樂傳奇。

「我和父親的很多作品都在香港流行並保留下來，可以說，香港是我的第二故鄉。」75歲的陳鋼，《梁祝》作曲者之一，重新演繹父親音樂作品，是懷念，也是見證。

文：梁小島 圖片由受訪人提供

「黃霑曾說，他是喝着陳歌辛的音樂養料成長的。可見海派文化對香港的影響。」陳鋼擅講故事，說起話來聲情並茂，中氣十足。出生於音樂世家，他耳濡目染了上一輩的知識分子的堅持，也感受到藝術穿越時代和空間的力量。

聆聽時代的樂曲

陳鋼如今仍在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作曲，創作不輟。最多人知道的，還是他與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協奏曲《梁祝》。「《梁祝》是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是最早的《走向國際化》的民族音樂，加上有整個大時代的浪漫情懷，這是無法複製的。」那時陳鋼和何占豪都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，一個24歲，一個26歲，他們沒有想到，本來是為慶祝建國10周年的獻禮，也給他們帶來厄運。

「59年《梁祝》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演，結束後全場掌聲不斷，演職員不斷謝幕，觀眾依然不讓走。小提琴獨奏家俞麗拿只好返場，又拉了一遍《梁祝》，一次演出兩次表演，我們一輩子只此一次。」陳鋼激動地說。《梁祝》在文革期間被批成「大毒草」，陳鋼被關進牛棚，備受身體和精神的摧殘。「最困難的時候，反而特別需要音樂。」陳鋼這樣解釋他日後的創作動力，「每次從批鬥室回家，我都會聽馬勒的第四交響曲唱片，馬勒的音樂在告訴我，不要輕易放棄。」

家世坎坷，難得的是，陳鋼日後的音樂創作中，卻找尋不到沉郁、悲涼的哀怨，而是充滿希望和激情，這從他的曲目名也看得出來，《金色的爐台》、《苗嶺的早晨》、《陽光照耀着塔什庫爾干》等。

「我的創作階段大概可分幾個主題，一個是花樣年華裡的金色朝霞，一個是蹉跎歲月裡的血色浪漫，一個是激情年代裡開不謝的玫瑰，還有一個就是深情年代的開放和包容。這是不同時代對藝術工作者的要求。」

對於時下的年輕音樂學子，陳鋼希望能更多一點人文關懷，「不要都向錢看。如果心裡沒有人，藝術就不能直達人心。」

父親是永遠的動力

此次「陳鋼與陳歌辛父子音樂會」，80歲的潘迪華風塵僕僕，從紐約飛來香港開腔。當初答應陳鋼的邀請毫不猶疑，一句「為了紀念陳歌辛，我唱。」道出了對「歌王」的敬佩。她記得1958年末在「美國之音」的Live節目中，用中英文唱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，結果聽眾反應熱烈，來信洶湧，令她和樂隊創作人員都深受鼓舞。這首歌最早被美國歌唱家Frank Lane演唱，並榮登美國當年的音樂流行榜，但他曾一直誤認為作曲是美國人所為。

「我的曾祖父是印度人，所以父親寫的歌有亞熱帶地區的奔放和浪漫，非常的洋氣。」陳鋼說。父親的音樂造詣屬於天賦加勤奮，他一生創作歌曲達200多首，有「歌王」、「歌仙」之稱，曾創作過不少抗日歌曲，更因此遭日軍逮捕，被關押了3個月，「但父親依然保留着熱情和浪漫，他特別愛以花為歌曲的主題，比如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，是為1941年上映的電影《天涯歌女》所作，還有《薔薇處處開》，《花樣的年華》本來是40年代電影《長相思》裡的插曲，結果



■60年代《梁祝》總譜出版第一版 陳鋼提供



■1959年與何占豪、孟波、丁善德討論《梁祝》 陳鋼提供



■父親陳歌辛 陳鋼提供



■陳鋼在演出，沉浸在父親的老歌中



■陳鋼的父母陳歌辛夫婦在香港淺水灣

後來被王家衛導演拍了同名的電影，並用了主題曲。」但父親的音樂在陳鋼的記憶裡，是一家人圍坐在鋼琴邊，凝神傾聽的溫馨。

「永遠的微笑」是陳歌辛寫給他妻子金嬌麗的。2004年，台灣音樂人羅大佑在北京首都體育館的個人演唱會上，就深情款款的唱了這首歌。「這是父親為母親畫的一幅音樂素描。」陳鋼記述，父母親的愛情故事絢麗轉轉。與大富之家的母親相比，父親不過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鋼琴教師，早年曾跟隨德籍猶太音樂家短暫學習音樂專業知識，後來更靠自學成才，兩人家境相差懸殊。但他們仍不顧一切的走到一起，美好的愛情為陳歌辛日後音樂上的高產，提供了不盡的生活源泉。

「我父親是從生產隊的廣播裡聽到《梁祝》的，他非常興奮，要母親帶總譜給他看。」陳鋼情緒有些激動。那是1959年，陳歌辛已被戴上「黃色歌曲」的右派大帽子，而年少氣盛的陳鋼，自覺思想比父親進步而與父親劃清界限。2年後陳歌辛去世，時年46歲，《梁祝》伴着他走過生命的最後階段。

在「歌王」的光環下成長，是否感到壓力？「沒有，」陳鋼說，「父親是我永遠的動力。」

「在路上」系列之三：

Morgan Parker 電單車上做慈善

125天，2萬5千公里，從香港、中國內地、越南、老撾、柬埔寨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東帝汶再到澳洲的布里斯班，今年37歲的澳洲人Morgan Parker就在他BMW F800GS電單車上，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鐵騎探險。為此，他還僱了一小隊攝製組，紀錄沿路發生的故事。

如果以為這不過是平日所看的探險真人秀節目中的一種，那真是有點小看了Morgan Parker。作為如今亞洲地產界中的閃耀之星，曾任職摩根士丹利、麥格理銀行，以及坐正在美上市的零售地產發展公司亞洲區主席，不僅讓這趟旅程充滿切實的肉身感受：語言不通，睡過船艙底，受飢餓折磨，翻車受傷等等，他也不忘去關懷更大的主題：慈善團體。他途經的10個亞洲國家和地區，所到之處，都會探訪當地的一家小型的慈善機構，傾聽他們的故事。

「這10家團體是經過我和助手嚴格選擇的，但宗教背景和政治立場都不是我的挑選標準。我的參照標準是聯合國發佈的全球議題，從NGO註冊的資料庫裡，找尋和這些全球議題相配合的小型組織。」Parker 身高近1米9，此前為準備行程而練就的一身結實肌肉，金色的中長髮令他有種不羈的瀟灑，但一講到相關的慈善組織，他的表情就變得沉着、嚴肅，他的各種表現都在告訴你，他並不是隨便玩玩而已。Parker家中擺滿了各種藝術品，從大幅油畫到真人般大小的木雕、石刻，很多與亞洲的主題相關。這是一個口味多樣的收藏家。

2009年是他的一個轉折。「09年以前，我每年都

會拿出我年薪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去買那些用於慈善捐贈的藝術品，這是一個被動的行為，而我自己對他們的運作也一無所知。後來，我就想，我們捐贈的錢是怎樣被運作的？他們（NGO）真正的需要是甚麼？」他在一些慈善團體中做了一個小調查，讓他們從資金、物資、人員和知名度裡選出他們最需要的東西。「出乎意料，大部分的機構沒有選擇資金，而是選了知名度。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存在，分享他們的理念。於是我就有了一個主意，通過自駕電單車，去探訪那些坐落在貧窮、偏遠地區無人問津卻有堅持自己的團隊，並通過拍攝對他們的訪問，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的故事，為他們提供和外界交流的平台，從而幫助他們繼續發展下去。」

與此同時，他創辦了一個自己的NGO團體「wheel 2 wheel」，核心成員不過3、4位，目前靠Parker在商界的影響力，發動集團成員的捐助。但wheel 2 wheel的網上影響力強大，光是facebook就有1萬多粉絲的支持。出發前，他更聯繫了「國家地理」和「探索」頻道的監製，討論合作的可能性，「他們都表示了濃厚的興趣。」「集探險、娛樂和教育及啟示意義為一體的電視節目，是沒有人做的。現在在這個時代引起別人的注意，一定要想辦法另闢蹊徑。」

Parker和他的助手在出發前，花了1年多的時間收集各種NGO的資料，從NGO註冊的數據庫中，嚴格尋找符合他們要求的組織。「我們的功課做的非常充

足，從中我也學到了很多組織運作的方式，這樣在後來和NGO的人打交道時，我很快能明白他們的處境。」

10個團體，10個議題。包括在泰國的抵制愛滋病人的社會歧視團體、中國的從事兒童環保教育團體、馬來西亞的婦女保護團體。「要找到這些團體並不容易，爬山涉水，然而真的見到他們，就如同見到家人一樣的親切。」

重新發現自己

雖然有攝製隊追蹤拍攝，但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是Parker一人面對。風餐露宿，100多天下來，他體重劇減了10公斤，從電單車上摔下來的次數更是不計。「一次我在老撾，要翻過很多山嶺。最誇張的一次，是每7、8秒鐘就要轉一次彎，就這樣一直騎了8個小時。」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。「我當時聽的是歌劇。因為我可以從歌劇中找到一種轉彎的節奏。」騎電單車環遊世界，是Parker從小的夢想。他從32歲開始學習騎電單車，花了5年的時間增進技藝。他的父親是建築師，與不少亞洲國家有合作項目，包括80年代的日本和中國，「他讓我對亞洲產生濃厚的興趣。」他在大學念的是法律，22歲時，因為工作關係被派往亞洲地區。「90年代中，願意去亞洲

■Morgan Parker為探險做好一切裝備。



工作的人不算多。」他很享受在異國做異鄉人的感覺，「一路上我和當地人言語不通，通過肢體語言和微笑溝通。現在回頭看，我發現了更多自己好的、人性的一面。我在金融領域的工作，時常都是進攻型的性格，很嚴肅和收斂。」

他記得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鄉後的感覺，「覺得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。碰到熟人，他們會問你旅程開心嗎？但我怎麼可以用『開心』來概括一路上發生的一切呢？」

目前Parker正着手製作拍攝的後期工作，接下來，他會收窄關注的話題，只在一個議題上深入下去，「我對印度有興趣，想看看他們如何處理因高速發展帶來的浪費問題。」「當然，對慈善項目的繼續關注，也能讓我發現更多的美好自我。」

文：梁小島 攝：伍麗微